

与一只小天鹅的奇妙邂逅

谈雅丽



西洞庭湖候鸟云集。

冬日暖阳下，西洞庭湖湿地，笼罩在一片安宁祥和的光里，这里是候鸟的天堂。我们的快艇劈波斩浪，激起一簇簇雪白的浪花。浪花宛如一只只飞动的翅膀，向后扇开一条洁白的水路，浪沫散落在茫茫湖上。

半小时飞驰，快艇在半边湖岸停了下来。我走上堤岸，满眼是即将枯萎的芦苇，苍黄衰败，风一吹，就落花纷飞、苇絮轻扬。去年冬天我曾和志愿者来过半边湖，那时这座心形的湖泊中有数万只候鸟在水里游弋，当时我发现了白鹤、小天鹅、白琵鹭等多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鸟类。

此刻，我走进半边湖里，发现因为季节性干旱，这片宽阔的湖面变成了满是裂纹的泥地，纵横交错的裂纹像饱经沧桑的老人脸。有干死的田螺、贝壳落在泥地，有几片羽毛在轻轻飞扬，我不能相信自己正走在湖底。荒凉的旷野里没有人声，却偶有声声鸟鸣，它不像鄱阳湖上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那样青草蓬勃，生机无限。这里只有铺展开的泥地，稀疏的青草随意点缀生长。未曾干透的泥地上有几个小水洼和沟壑，我小心翼翼地跟在志愿者保护协会会长刘克欢后面，踏着他的脚印，以免松软的泥地让我的鞋子下陷。

我们在荒凉的大地上走着，我希望能走到还没有干涸的湖边，发现更多的候鸟。刘克欢一直在前面带路，一路上他给我讲述关于西洞庭湖候鸟的种种故事。大湖湿地建设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修复，退田还湖，拆除围网，禁渔砍树，他见证着湿地的生态变迁，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生态保护志愿者。

远远地看见一条大水沟，我停下脚步，发现前面有白色的鸟影在晃动，用望远镜观

察了一下，那是站立的两只白鹤，它们依偎在一起，像是在嬉戏，更像是在跳舞。我又向四周察看了一下，发现这片水域附近还有另外9只白鹤，一共是11只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这些白鹤美丽而优雅，它们洁白如雪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着光，修长挺拔的身影被蔚蓝的天衬托着，令人无比惊艳。白鹤是群居动物，喜欢聚集在一起嬉戏觅食，互相帮助，共同抵御外敌。我还观察到一群小天鹅，大约有百来只，我想走得离它们近一点，它们却扑腾着翅膀，向远处飞走了。

刘克欢接过望远镜仔细看着，他忽然注意到了一只小天鹅，因为其他小天鹅都飞走了，只有这只小天鹅一直待在原地。这只小天鹅大概距离我们有几公里，它无力地趴在地上，偶尔张开一下翅膀，却无力飞动。它应该是受伤了，刘克欢对我说。

看到这一幕，我的心都揪紧了。我们没有半刻犹豫，立即决定展开救援行动。我跑过泥泞的小路，气喘吁吁，满脚沾泥，却不愿停步。看似不远，但历经几十分钟的艰难跋涉，我们才到达小天鹅跟前。它挣扎着想跑远，却根本无能为力。它的羽毛略显凌乱，眼睛里透露出无助和惊恐。刘克欢迅速把小天鹅抓在手中了，它看起来肚子空空如也，显然已经很久没有进食了。

我从刘克欢手中接过这只小天鹅，紧紧地抱住它，一边走，一边轻抚着小天鹅的翅膀。一会儿，它看起来放松了警惕，不挣扎了。小天鹅有点重，但非常安静。也许觉察到了我的善意，它开始信任我，甚至将头贴到我的胸口。

一路上，我们走得小心翼翼，生怕惊扰到这只受伤的小生命。我一手抱着小天鹅，

一手扶着路边的树枝，一步步向前挪动。刘克欢紧跟在我身后，时刻提醒着脚下的泥泞和危险。我们到达船上，决定即刻乘船返航。我用铁桶打了半桶湖水，放在小天鹅面前，它低头喝了几口后，安静地看着我们。

回到西洞庭湖湿地保护区后，刘克欢立即为小天鹅进行了初步的检查，发现这只小天鹅无法飞行，但是由于时间紧急，目前无法了解具体原因。我通知了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他们决定让它在保护区留下观察两天，进行治疗和照料。

刘克欢给它准备了菜叶、盐水、小鱼和米粒，放在一个专门用来救助鸟类的房间里。这个房间虽然简陋，但相对宽敞，并且没有外界干扰，让它能够舒适地休息和恢复体力。接下来两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和刘克欢轮流细心照顾这只小天鹅。他们时刻关注着它的身体状况和饮食起居，细心地为它换药和喂食，并决定等它稍微安宁后就送候鸟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我们会尽全力让它尽快康复。”刘克欢认真地说。

我笑着回应他：“如果它能够活下来，我们就将它取名小雅，等放飞它的那一天，我要重回湿地。”

洞庭湖给我造了一个美梦。我以温柔的心感受着这里一滴湖水、一束阳光、一根芦苇、一排轻杨、一行白鹭、一个爱鸟人。这是我心头永远无法抹去的印迹，那是一份天然的痴迷。我将和爱鸟的人们一起见证人与小天鹅之间这一份奇特的缘分，共享这一片美好和谐的自然。洞庭湖，我的心动之地，是我种植深情、安放灵魂、生长诗意图之所。

报告文学

在时光的长河里，人的记忆虽然有残缺，但人类活动的痕迹却是长久的。

我从没有在益阳市大通湖区驻足停留，每次都是擦肩而过。只知道大通湖是湖南省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泊。

直到2024年的初冬，蟹肥水美之时，因工作缘故，我才来到大通湖区。

这里不同寻常的历史，让我对它充满了好奇和期待。而且随着了解的愈加深入，这种感知愈加扩张。

—

在大通湖区管委会，我看到了几张珍贵的洞庭湖历史变迁地图。

千百年前的大通湖，淹没在烟波浩渺的“八百里洞庭”之中，显得微不足道。如今的大通湖，如一颗钢铁般的心脏嵌在湘北大地上。

目睹河流、湖泊、河汊的迁徙，感叹星辰变幻、时空转换。

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大通湖所在地域是河网交织的平原。秦汉时期，这片土地开始向沼泽化发展，在漫长的转化过程中成就了“八百里洞庭”的美名。

清咸丰二年(1852年)和同治十二年(1873年)，荆江南岸分别被洪水冲开，形成了藕池口和松滋口，加上原有的太平、调弦两口，长江洪水常年携大量泥沙经四口侵袭，使洞庭湖水域不断减小。

清朝光绪年间，大通湖从东洞庭湖分割出来，当时面积320平方千米，东通东洞庭、南达南洞庭、西注目平湖、北纳藕池水，四通八达，“大通湖”由此得名。

回望历史百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时，隆回人、思想家魏源从扬州出发，经九江、汉口，从城陵矶到达岳阳。他在洞庭湖畔写下《洞庭吟》：“地不让水争地、仰孟受灌建瓴涌。沿湖圩田岁增岁，曲防壑邻占地利。何况老林秦蜀开，下游沙塞洲渚回。”

洞庭之心

胡亮



资料图

大通湖。

他认为造成水患的原因还是人祸。一是因为湖区无计划的围垦，人与水争地，导致湖区面积逐渐减少。二则缘于上游秦蜀地区乱砍滥伐山林，造成水土流失。于是产生了“忧乐江湖复何用”的无奈与愁肠。

洞庭湖曾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鼎盛时期湖泊面积60万公顷，1949年减少到43.5万公顷，1995年减至26.25万公顷。

这个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明珠，自屈原起，就成为文人士大夫远谪、被贬、流放之所，成为先贤们升华思想、凝练人生的精神家园，形成了独有的迁客骚人文化、流放文化、贬官文化。封建士大夫的“庙堂”与“江湖”、“忧”与“乐”、“穷”与“达”的高洁情操和爱国情怀，深深注入了湖湘文化的基因。

自然世界不可抗拒的因素，使洞庭湖地理维度的面积在减少，但精神维度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却从未减弱。

大通湖置于其间，置于其中，或静止或流动，或宏伟或渺小，或热烈或含蓄，或开合或吐纳，在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段都给了我无限遐想。

道路右侧是千里水面、左侧是万亩良田，一层碧波一层翠绿。

初冬的阳光映在湖面，满眼缤纷、满腔诗意。

驻足月亮湾畔，水天一色的湖面上，几只白鹤穿过淡黄的芦苇，划过静谧流淌的湖水飞向远方。

风从脸庞吹过，时空里装满人类与自然同生共存的痕迹。

新中国成立前，大通湖有围筑的大堤垸100余个，洲土湖泊分属南县、沅江、湘阴、华容等县，渔民垦民随水而生。

1951年，成立国营大通湖农场，开启了新湖南的农垦事业。1972年3月，又划出养殖分场单独建制为地属国营大通湖渔业。

“农垦”这个词并不新鲜。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移民垦荒，汉武帝时创立军屯，用于保障军粮供给。历代王朝沿袭这一做法，充实国仓、供养军队。

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我，依然记得物资匮乏的童年，父亲带着我凭粮票在国营粮店排着长队购买大米的场景。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寻常百姓的生活记忆，就是一段故事、一个场景。而百里之外“鱼米之乡”的大通湖区里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竟是这段故事和场景的“核心要素”。

进入二十一世纪，2000年9月农改体制改革，农垦企业进入产业发展转型升级迭代，新的故事开始。

大通湖也称“河蟹之乡”。这里的大闸蟹，黄满膏腴，肉质劲道，早已闻名江湖。

1972年，大通湖率先试水人工养殖大闸蟹。但随后多年的无序养殖，大湖水质一度降为劣V类。

2014年12月，国家林业局批复湖南大通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试点建设。寒暑交替、岁月更迭，屡败屡战、躬耕精耘，终于拨云见日、探骊得珠。他们通过加大增绿、退网、水草扦插等生态修复手段，让大通湖的水质变得越来越好，每年冬季有数万只各类品种的候鸟来到这里觅食过冬。

水质的改善，也为大闸蟹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当地人总结出“水草+大闸蟹”的符合本地气候条件的大闸蟹养殖模式。2023年，大通湖区组织养殖企业赴上海参加江湖地位最高的“王宝和杯”比赛，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优质蟹种”“华山论剑”。大通湖大闸蟹斩获15个大奖，还获得“含金量”最足的“最佳种质奖”“最佳口感奖”。一位养殖户大户欣喜地告诉我，大通湖的大闸蟹，出口欧盟、新加坡、菲律宾、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

朋友劝我留下来住一天，参加就要举行的2024大通湖半程马拉松，感受山水人文。因为工作安排，我婉言推辞。第二天，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我真切地感受到大通湖的水至清至秀，大通湖的事至臻至善，大通湖的人至真至纯。

你好！湖南国保



【简介】

骑龙岗古墓群，位于张家界市慈利县零阳镇十板村零溪河东侧山岗上，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是战国至汉朝时期的古遗址。古墓群资料完整，历史线索清晰，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岗骑龙

李慈澧

骑龙岗，在慈利县城东面、零溪河东侧的山岗，是慈利县唯一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两千多年来保存完好的古墓群。

冬日暖阳高悬，我怀揣对先人的敬仰慕名前往凭吊。走在山岗的路上，不见墓碑更不见坟丘，几经辗转，在叶家凸见到竖立的《骑龙岗古墓群简介》和《示意图》。方知“国保”就在这片表面平淡无奇而宁静的黄土地里。

《骑龙岗古墓群简介》引经据典从慈利县沿革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慈利县历史悠久，建置已达2500多年，境域春秋末，周敬王十五年(前505年)，始设白县，楚平王之孙白胜筑城于零水之畔，即白公城。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称慈利县。

骑龙岗古墓群在白公城的东面，两地相距千余米，墓葬沿岗地山脊分布，越向北分布越密集，分布面积26万平方米，战国墓葬居多，分布密集，打破关系如拱璧连城，错综蟠结，墓下有墓的的现象比比皆是。

1986年至2008年，先后开展过3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估计有墓葬千余座，历年来出土文物百余件，种类有：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玉石器、竹简等。

湖南省内一处重要的战国至西汉时期墓地，出土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较多，尤其是兵器和竹简等一批重要遗物的出土，对研究楚文化具有重要价值。这些文物除部分竹简提供给湖南省博物馆从事研究外，均收藏在慈利县博物馆中。

细品简介，思绪穿越时空。时代变迁，千余座古墓承载了多少波澜壮阔的故事和鲜为人知的秘密。当今社会发展迅猛，建设飞速，无意间惊扰先人，但这也使历史的灿烂文明得以再现。从已发掘的墓葬看，有楚墓105座，西汉墓258座，每座墓葬都有文物出土，最多的随葬品多达近百件，堆积如城墙。以一斑窥全豹，当时零阳城人口众多，经济昌盛，人们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

骑龙岗古墓群的竹简是湖南省楚墓中发现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无论从史料内容还是文字学角度，都是不可多得的资料。慈利楚简由毛笔墨书而成，约千枚，21000余字。竹简中出现“王曰”“是谓”“可谓”等字具有夹叙夹议性质，记载有楚和吴、越的史料，其中所载“吴齐黄池之盟”“吴越争霸”等内容与《国语》《战国策》《越绝书》等大体吻合，这批竹简无论对战国时期的历史还是书法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楚简文字特征与楚国范围内其他区域如新蔡

古岗骑龙，千年古墓，千年尘封，默默守护着古人的文明与智慧。慈利这块古老土地，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有古人类生活繁衍，到新石器、商周及各个历史时期如悠悠澧水从未间断，古迹遍布澧澧两岸。而我们将赓续文化，孕育出更加灿烂的文明之花。



骑龙岗古墓群出土的随葬兵器。

作者供图